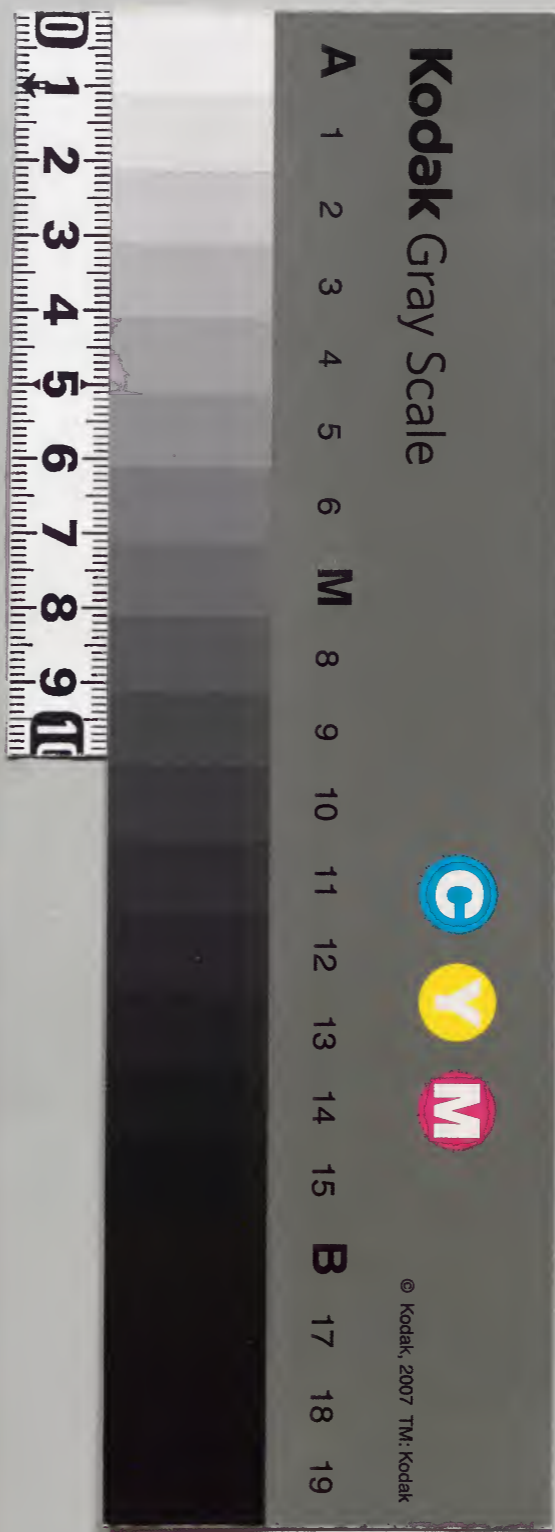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 十六

119
49
20

庫	文	閣	内
五九三六	四九	漢書	類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	(15)	
函號	279	6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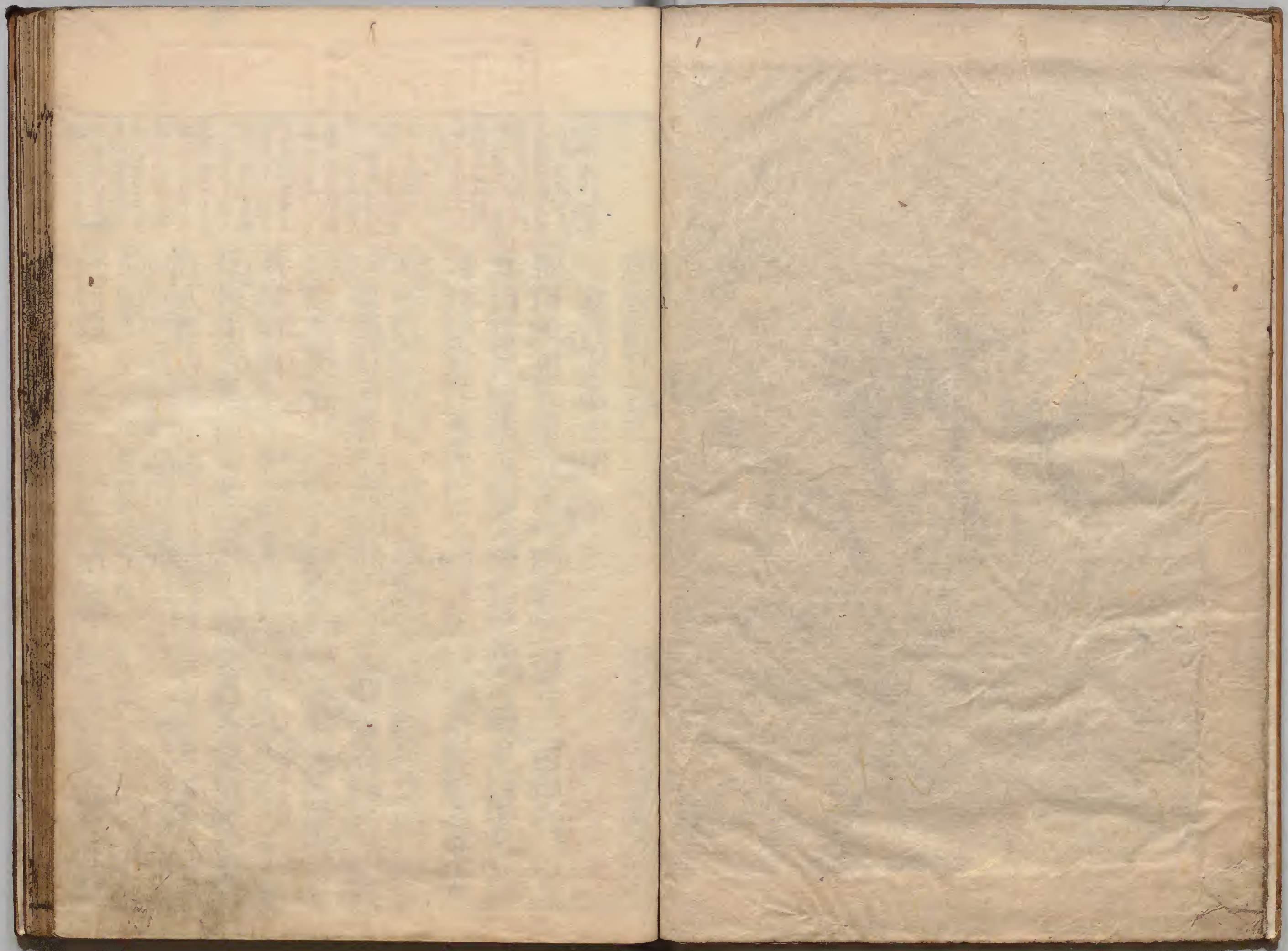
119
49
20

第十六本
第二十七卷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漢書門			
五	九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七	五	九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正史類			

不許帶出





隆按此又總取
五事之數于前
為綱以後又每
段分叙為目
觀治事而得九
時之次初五日
五行次二曰五
事二者天之
道而九時之
本也漢劉向
子始采諸儒
說而作五行傳
其論五事失其
實者過半後世
因之亦乃謂五
行天事也五事
人事也五行此
先後水火金
木土此五行之
所以為世後也
人之生也形也
具而聲氣繼之
形氣具而視聽
繼之形氣視聽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開雅彙庫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睿曰慮恭作肅從作艾

艾時陽若

若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恒風若

恒風若

恒風若

恒風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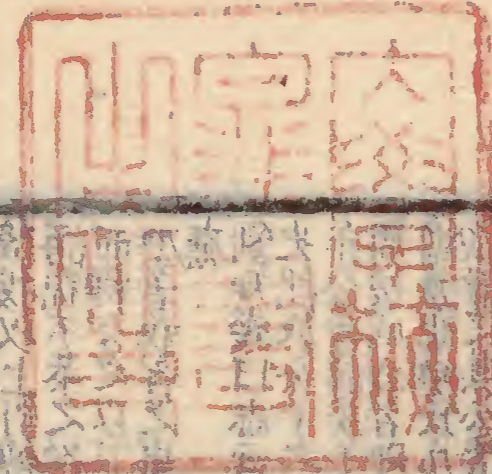
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

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而思出焉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降被此段叙五事疾疢災引傳語為柱以下一應之後凡五段皆然

論之士之為物水火木金所附故形色之著與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其于人為貌貌之德榮養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也及為狂則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外徵



常雨而漢儒以貌為水先乎五臟相反矣惡乎宜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既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特則有青青青祥李奇曰內曰唯金診木服度曰診害也如淳亦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師古曰天同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師古曰天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疢疢病貌言深也其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祥猶視也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莅不和意也每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疾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疾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外狂也師古曰狂易謂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疢木色青故有青皆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診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

隆按以上引傳語貌不恭之谷而釋言之以下歷著貌各之事應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暑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也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身病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夏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既與妖病祥肯同類不得獨異史記成公十六年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疾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史史太師史太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始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是以觀其容足之進退皆無違也而知其心矣且以處詛足以步目師古曰視聽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虜觀存亡故國程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詛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耳以聽名者也按不可不慎偏喪行相覆則為信矣有咎師古曰苟喪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在氏傳桓公十二年趙屈瑕伐羅闞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蹇也闞伯比趙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還謂其馭曰莫蹇必敗師古曰莫蹇楚官名在河南也字或作馭其音同

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移字株何甚此則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隆按凡此屬皆貌不恭之谷句收結上文以下則推此類言之又按此後皆屬傳語厥咎狂

而知其心矣且以處詛足以步目師古曰視聽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虜觀存亡故國程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詛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耳以聽名者也按不可不慎偏喪行相覆則為信矣有咎師古曰苟喪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在氏傳桓公十二年趙屈瑕伐羅闞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蹇也闞伯比趙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還謂其馭曰莫蹇必敗師古曰莫蹇楚官名在河南也字或作馭其音同

正高心不固矣師古曰遽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

追之弗及莫躡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及

羅羅人軍之大敗莫躡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

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莫吾

受玉惰師古曰不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

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

幹也敬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

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

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

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卻錡乞

其君命也錡音午爾反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師古

孫蔑仲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

安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

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

十二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脰于

社不敬師古曰脰祭社之肉也盛以蠶器故謂之脰

宜社之肉也屬大蛤也音上忍反劉子曰吾聞之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

也氣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

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養生者則

者則喪之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

盡力莫如博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我祀有執膳戎有受脰應劭曰膳神之太節也師

日交神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虜五月成肅公

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

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各

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各

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各

叔敖師古曰傲審子師古曰曰苦成家其亡師古曰辱古之為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師古曰既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匪微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

劭師古曰言在征者不微訖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

之詩也微謂微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微

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今夫子傲取既之道也後

三年苦成家師古曰以弋殺卻鉅卻擊卻至而滅其家襄

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

禮之登階師古曰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趨進曰諸侯之

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徐也孫子師古曰辭亦亡悛容師古曰

音于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

謂以成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

侯各固文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辱師古曰

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辱師古曰

曰言不師古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

免於禍師古曰往始適晉之時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

也于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師古曰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

而惰迺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

以為已心將得死辱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

師古曰通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

太子之妻師古曰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稠師古曰稠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稠師古曰稠

齊歸師古曰所生稠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音直留反師古曰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師古曰穆叔即

禮度也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社如故衰師古曰衣前日在是為昭公

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

外師古曰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

莫坤曰氣之衰也

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言
恭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
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為君
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
也師古曰謂有為君

所法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
會于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戚衛地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
徐不聞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虜師古曰叔向晉朝有
於表著師古曰朝內列位有會有表師古曰會於野衣

有禮帶有結師古曰禮領之交會也結會朝之言必
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
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臨今單子為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
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貌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
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十二月單成公卒昭

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師古曰不在正嫡之師古曰不在正嫡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
位而以長幼序之

孫姑昭子歎曰蔡其二虜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誅
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暨
則其臣下恃以安息也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解讀曰懈暨音許既反

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
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將以城成周魏子治政
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

師古曰謂代天子休師古曰謂代天子休衛彪僂曰殺建太子而易位以
夫為政以臨其事師古曰謂代天子休大事奸誼必有太
令非誼也師古曰謂代天子休大夫建太子

各師古曰奸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虜是行也魏
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倍而
以城周之功役交簡子也

卷之三十一

隆按此下屬傳
詔庶訓恒雨

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定公十

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

俯師古曰隱公朝子益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端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虘取之朝祀喪戎於

是虘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

谷法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

節高仰驕也果俯替也師古曰替驕近亂替近疾君

為主其先亡虘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庶徵

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

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十日始

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當雨之罰也於

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當寒之罰也劉向以為

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

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

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言萬物隨雷出地皆

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言雷復歸

入地則孕毓根柢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音同核

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

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

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

子翬師古曰求為太宰翬音揮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

師古曰反謂桓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

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

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擬作亂矣後八日大雨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則有服妖

劉奉世曰欲表其事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王而基組

劉知幾曰本志叙漢以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帥

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

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

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

餘日在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

日以代東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表謂左

山鼻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右異色其半象公

之服也金玦以金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

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術時為太子

所以明賈賤佩故敬其事則命始始師古曰賞服其身

則衣之純師古曰用其衷則佩之度君子之常度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閱開衣以卷

服遠其躬也師古曰卷雜色也謂佩以金玦棄其衷

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有涼冬殺金塞玦離胡可恃

也師古曰涼薄也左色不能純故曰離也多主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師古

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為下弗獲而有命可知也死而

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有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

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

太子之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在氏傳曰

鄭子臧好聚鵲冠師古曰子臧鄭文公之子也鵲木鳥

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鵲音聿又音術鄭

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劉向

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

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

過鄭鄭又犯太子命而伐滑師古曰滑二十四年鄭

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

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

也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及注冠

師古曰及古側字謂之側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

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太子不豫

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豫

犬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弄人游居娼

戲驕嫚不敬人王膳者也娼樂也冠者尊服奴者賤

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

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

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

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

無尾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太既也賀以

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及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

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旱死不得置後又

犬既無尾之效也東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

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妾子拜如淳曰無適子故也又曰

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

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

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帶持

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蔀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

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

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

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

姪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崇聚

票輕無諛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

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

劉知幾曰成帝于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于民間谷永諫曰諸侯費得田為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廢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茅坤曰谷永諫甚仇直然當勸之永本傳而何以誤于此

人晨夜相隨師古曰鳥集醉飽吏民之家

鳥之亂服共坐溷有亡別閔勉遜樂晝夜在路師古曰

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號公為

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士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公使祝應宗區史賜嘉焉神言將以無人受士田也

諸侯夢得士田為失國祥師古曰傳五年晉滅

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在氏傳曰周景王

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

近雞既也是時王有愛子于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

之師古曰子鼂田于北山將因兵眾殺適子之黨師

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

寅起殺之事並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

鼂奔楚定公五年東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

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

為雄孟康曰輅軫廡名也師古曰百官表毛衣變

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

者東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為已知時

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

人師古曰至時而鳴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

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

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

牧樹誓師曰古又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則有鷄既

隆按直叙鷄既三事下文合而斷之荀悅曰黃龍初元永光鷄三變王氏僭位之前也茅坤曰予按元成間雌鷄數化為雄其母后專政司晨之象乎

牧樹誓師曰古又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殿王紉惟婦言用

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

人為政猶雌雞而代系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

雄鳴是喪家之道也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

男立為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軍帝崩太子立

是為元帝王妃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為

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

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婕妤二

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

侯位特進少牛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

子為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其占即丞

相少史之女也伏于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

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為侍中

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

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

與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

明視作威顯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

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迺崩此

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

日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

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

傷故取明或眾在位師古曰言虛偽無實之厥妖雞

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顯政國不靜牝雞雄

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已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

鼯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鼯小鼠也即改下牛又食其

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既也不敬而備霧之所致

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

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顯政魯將從此衰天愆周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有下體生上之病

漢書卷三十一

十一

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
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木畜祭天尊物也角
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
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
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
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一年秋公如
晉至十一月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
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
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之于翟直十
二月廼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至于襄公晉為澳
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澳梁澳
溫入河澳梁者澳水之梁也澳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
音工覓反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師古曰澳梁之會諸
侯皆在而魯叔孫豹
晉荀偃宋向成衛甯殖鄭公孫萬
小將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其後三家逐昭公
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
皆養牲不謹也東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為

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
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辜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
之會齊人休歸鄆謹龜陰之田師古曰夾谷齊地也
一名祝其定公十年
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孔子
以公退命士眾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
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
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虎以鄆謹龜陰
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
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
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東房易傳曰子
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劉向
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
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兼不寤
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魯二十七年公欲以越
伐魯而去桓公如公孫有山
氏因遜于犁遂如越國人施罪於
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

隆按上云近青
祥此云近黃祥
亦屬傳語特有
青青青祥

許應元曰為焚
象殺子之異詳
在下卷羽蟲之
毒類

隆按此下屬傳
語離金珍木

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

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丁

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且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

覺伏辜束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

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葉蒿

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本亭名

衛思后於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

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令晝去死而登木

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

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

而為害明年有為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

畏也一日皆王莽竊位之象云束房易傳曰臣私祿

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誣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二年太室

主師古曰主廟主也魯公三十二年十一月薨至後

文文二年二月薨作主間有二月間故十一月也

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一

而禘師古曰禘祭也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

致謂升其王於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

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

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

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

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二年而吉禘前後

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親不恭而狂外為言多從

而僭故是歲自十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

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

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

周公稱大廟曾公稱世室太事者禘祭也師古曰禘合也象廟及未毀廟之王露蓬公者先禘後祖也景帝二年十月皆合祭於太祖

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太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沚木亦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逆亂城衡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自與楚俱起其身死國亡

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諱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諱惡宣也音布內反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太位賞賜無度嬌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既咎僭欺罰恒賜厥極憂

言事

論之肺之于人

氣之所從出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

氣之至又言之能出而物莫之應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生金又則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陽又之反焉

借借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休徵常陽而漢儒以言為金庶不悖洛書云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太既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告白祥惟木沚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也螗也即切螗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譎詐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清羹之將孰也蜩音調螗音唐螗音偃切音貂螗音聊浪音下

反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譎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如羣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炘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炘陽者枯也炘音臣畏刑而柑口廉反籛音女涉反則怨謗之氣發於謂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

漢書卷之五十五

隆按以上引傳
謹言不從之答
而釋言之以下
歷著言各之事
應
劉歆曰其志
愈言之不從也
先補史記周單
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文
宣公六年鄭
公孫曼滿與王
子伯慶語欲為
御按宣公六年
自左傳所載也
夫上論單襄則
持史記以標首

下列曼滿則遺
左氏而無言遂
令讀者疑此宜
公上出史記而
不云魯后莫定
何邦是非難情
進退無准此則
史記左氏交錯
相併也
陰按凡此屬皆
言不從之答句
故結上文以後
又推此類言之

也於易名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
既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
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
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
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
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緡卻
欒卻至齊國佐語也卻至昭子即温季也國佐齊大
夫國武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處夫卻
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
疾顛厚味實腊毒者必速顛化也味厚者為毒也今
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也季温季也犯侵也迂季說
也伐於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
尚也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

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也蘇林曰招音翹招舉
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虐無善人不
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卻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
言不從之答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
師古曰穆侯傷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其弟以
來侵已當戰時而生故取仇念之義以名子其弟以
干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也干晦亦地名意取能成
其師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大夫名以制
眾也誼誼以出禮師古曰義理既定禮由之出禮以體政政
以正民師古曰武以禮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師古曰反易禮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
自古昔而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有此略其替虐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
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
故封成師為曲沃伯也桓謚也昭

族叔父也故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

謂之叔也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

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

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

國師古曰武始也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

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

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曼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弗過

三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間一歲鄭人殺之師

日問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間一歲鄭人殺之師

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

司馬侯也齊晉大夫實出汝齊語知伯曰一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亡家之王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敵

下年正月曾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

士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

者其韓子康師古曰韓子韓吾子盍與季孫三也之可

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

以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

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

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

趙孟師古曰周景主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因

曰子弁冕以臨諸侯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

日時館於洛河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多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劉子歸以

多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為晉正卿

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多棄神人矣神怒民

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隸隸而無恤下趙孟

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即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孫晉

師古曰后子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

虜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國於

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不數世淫

弗能敵也趙孟曰天虜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

日言當對曰鐵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

不五稔師古曰稔言少尚當五年多則或不商也趙

孟視陰口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師古曰陰謂日之

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后子出生人曰趙孟將

死矣王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也與幾何言不

能及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

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楚設服

離衛張曼曰設服者設入君之服離衛者一人魯叔

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

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犂楚

之命假以此禮其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

蓋為其令尹文過伯州犂曰子姑憂子誓之欲

不反矣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誓之欲

背誕也應劭曰子誓殺伯有今又北其盟欲復作亂

命放誕欲為亂也子且自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

憂虜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為君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閔矣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靖也二子謂王子圍及

伯州犂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一子樂矣師古曰

按此以上沒
意言不從之答
其事應如此云

隆按昭公元年
一節屬傳語厥
極憂

德書卷之二十一

七

子東公弟也言因憂以成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
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

不害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惠也言退會子羽告人
日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

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太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師古曰兆憂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類昭公十

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
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慰籍談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

叔向曰王者不器也彝器常可師古曰器用之器也
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氏晉大夫也

司晉之典籍師古曰典籍而亦汝以為太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實出王曰籍又其無後

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今王樂憂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師古
太子二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

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
猶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禮

王之太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太經矣師古曰經謂
遂服又即禮言以考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喪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
曰旻夫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下一人應劭曰慈且

隆按此後屬傳
禮記恒陽

劉知幾曰左氏
昭公十五年晉
籍談如周葬穆
后既除喪而燕

叔向曰王者不
器也彝器常可
終平云云按其
後七年王室亂
終知羊古所說

此即其效也而
班氏何不言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子贛曰君其不殺於

我一人也師古曰愁音魚觀反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師古曰夫子也

謂惑也失志為昏失所為怨生弗能用死而誅之非

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

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于越庶徵之恒陽

劉向以為春秋太旱也其夏旱雲祀謂之太旱不傷

二穀謂之不雨東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

得賢者而不用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

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章其旱

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二月時有霜殺飛

禽上緣求妃茲謂替師古曰緣歷也言歷其旱三月

大温二雲居高臺附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替其旱澤物枯為人所傷

輦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

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

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且申來外倚疆楚苑陽失眾

又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樓諸雲旱不

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宜與齊侯伐萊

師古曰萊國即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韓楚

師古曰魚石宋左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

驛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驛陵戰後鄭遂襄與諸

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

人圍城鄭有軍以禦楚師古曰虎率本鄭絕是歲鄭

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使大夫

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外結二國內得鄭聘

有苑陽動眾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二軍季氏盛

昭

宣公七年

九

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
於公有事則三卿遞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
故增立中軍也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
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類年也荀吳晉大
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是夏和子來朝襄有炕陽
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
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六年九月
大雩先是首牟夷以二邑來聘師古曰牟夷魯大夫
也二邑謂牟夷及防
也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
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
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接好
也外和夫國內獲一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
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
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鄭齊婦
也齊諡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
魯地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血喪不忌

劉知幾曰按大蒐于比蒲昭之
十一年也去雩
非一載矣以國
家常重而坐延
來告此則牽引
相會者也

劉知幾曰按城
中城圍劉定之

君也君二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二年同占二
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在氏傳二十二年邾師
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
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
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
邾人愬于晉晉人執
我行人叔孫婁也師古曰叔孫
也婁音丑略反是春廼歸之二十
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
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邾昭伯也季氏季平
子為之金肆平子怒益官於邾
氏且責讓之故邾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
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
平子庶叔
父公鳥之妻季姒與雍人擅通而蓄季氏之族人子
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
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魯子
家懿伯莊公之玄孫
也丁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
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

六年也其後去
雪非一載此亦
牽引相會者也

圍鄆師古曰中城魯之邑也嚴公三十二年冬不
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
築臺于莒秋築臺于秦秦郎

薛薛魯地奢侈不恤民輦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
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

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
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
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葬魯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孫于邾敗邾師于邾

獲獲魯也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
之內史也叔氏

葬葬字會葬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
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者賜

以命主焉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戚魯之邑在頓丘衛縣
之也戚衛邑在頓丘衛縣又與諸侯盟

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音普大反躋釐公主大夫始顯事師古曰謂

季孫行父也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
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
師古曰謂九年楚

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
楚大夫名也秦人歸師古曰謂九年
秦人來歸信公

及成風之也有炕陽之應十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
伯來朝十二年杞

伯滕子來朝邾伯來朝師古曰邾
國伯爵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
遂秦大夫

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
氣而私自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

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

劉知幾曰按周
之東遷日以微
弱故鄭取溫陵
封王中自楚絕
苟蒞觀兵問鼎
事向列國交雅
為風如晉者方
大邦不足比小
國百餘家有斬
啓周使臣遠以
諸君自恃坐招
遂割九陽求諸
人事理必不然
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

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

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布

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

詣高奴師古曰即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

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

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

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

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

北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

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

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

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

歲六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右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左僕射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

行李息岸頭侯張敖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二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

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

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

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

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

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

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鴻臚田

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

數千里先是五將軍眾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

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

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為二十萬眾也神爵元

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

年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隆按此後屬傳語時則有詩妖

年四年夏太旱在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衲服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鞞音吐敦反又音敦是時虢為小國亦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亢衡於晉有苑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音大夫者主下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曰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迺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一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不難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之鴒之公出辱

茅坤曰以予觀于鸚鴒之謠蓋在文成之時也已而昭公卒如其謠之所云一則居于外野再則次于乾侯而禍又之云復應其子之為定公詩妖之兆神矣哉

之師古曰鸚音欲鸚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鴒之師古曰鸚音欲跌跌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丘縣師古曰跌音跌蹇與襦師古曰微求也蹇襦也鸚鴒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禍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故云禍甫宋甫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鸚鴒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鸚鴒鸚鴒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至昭公時有鸚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禍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鸚鴒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

漢書卷三十三

茅坤曰燕尾之
語不失尺寸

隆按此後屬傳
語時有介蠱之
孽

隆按此後屬傳
語時則有大既

陽也。玉堂金闕。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
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
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
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
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
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鑊。師古曰：門之鋪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鑊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
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童謠又曰：邪徑敗
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
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

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
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
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
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
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縊死。叔牙鳩殺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也。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
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五有坎象。坎為水。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
厥咎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
太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
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
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在氏傳襄公十七年十

漢書卷三十七

五行

卷三十七

劉知幾曰左傳云宋人逐獒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而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按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鷄而傳芥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鳩鄭終胡于解龍都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斂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茅坤曰蒼狗之機高后披即魏其灌夫之守田蚡鼂錯之崇表盜天道好還非妖也

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獒狗師古曰獒狂也音征例反獒狗入於華

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

閱為宋卿師古曰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

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

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廼止華臣炆暴失義內不

自安故大禍至以犇亡也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師古

日夜者除惡還過積道見物如倉狗檄高后掖師古

謂拘持之也檄音居足反忽而不見下之趙王如意為崇遂

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

手足摧其眼以為人彘師古曰摧謂敲擊去其精也

之別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菽是也先是帝兄齊悼

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王將問濟北王志菑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兄弟

並疆有炆陽心故大禍見也太守御角兵象在前而

上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

天之戒入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

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

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

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

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

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

與疵交悖亂之氣近太家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

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

失象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付它類失象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

隆按此後屬傳
語時則有白告
白祥

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
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
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有如人

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
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

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在代昭公二十四年十月
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

日浮沈湛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甲戌津人得之河
且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為石師古曰陰不是時王子

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
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

為賤也後二年子鼂誅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
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

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
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鑄池君師古曰鑄池在昆明池

神云始皇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忽不
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

子鼂同應是歲石墮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
而地分此皆白祥炆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

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日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
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

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
鳳二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

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
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哇孟以為石

陰類下民象泰山代崇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

劉知幾曰按此
當是孝宣皇帝
即位之祥也夫
宣帝出自閭閻
坐登宸極所謂
庶人受命者也
以曾孫血屬上
纂皇統所謂同
姓之雄者也昌

邑見發諸居遠
方所謂人君虜
者也班書載此
徵祥雖具有剖
析而求諸後漢
曾不縷陳何歟

隆按此後屬傳
語惟木洽金
劉知幾曰史記
周威烈王云云
按周當戰國之
世微弱尤甚故
君宜稱於臺名
逃債正比夫泗
上諸侯附庸小
國者耳至如三
晉跋扈欲為諸
侯雖假王命實
由已出雖異道

作本稱安漢非
字而之至誠卓
號太師豈厭生
之本願而作者
責威烈以委施
爵賞坐貽妖孽
謂得入之情偽
盡知之者乎

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
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
石顛而下師古曰顛墜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

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
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曰毛三年八月天雨
白鼈師古曰凡言鼈者毛之
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

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
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

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
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

秦晉灼曰報王奔秦獻
其邑此為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
鼎之震木洽金失眾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

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師古曰
日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

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
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

府所在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
牡三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
謀篡李奇曰易
妖變傳辭故令未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
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開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
飛也

漢書曰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上 終

視事

盧雍洽曰以視論之物之能視者何待于日月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于東方然後視者能明木位于東而目之所待見也故視生于木木得其性故其休徵常燬若之反為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各徵常燬而漢儒以視為火其見錯矣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舒厥罰恒與厥極疾

師古曰燬與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羸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音郎果反

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慈慈知也詩

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曰

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言上不明暗

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青長同類師古曰青則

親愛之同類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古官廢亂失

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

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

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

繇言誅

罰由於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
 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太分也在於皆祥故聖人
 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師古曰謂失之權也温奧生蟲故
 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
 得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
 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師古曰兩陽
丙故二六離為火為日羊上一角下跪剛而包柔羊犬自
 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蹠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
 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
 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冷之其
 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天極之中為疾者
則既更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既說以為於天
 文南方喙為鳥皇故為羽蟲既亦從羽故為雞雞於

隆按以上引傳
 語視之不明而
 釋言之以下歷
 著視谷之事應

易自在其說非是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為春秋亡冰
 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東房易傳曰
 祿不遂行茲謂其厥外與雨雪四至而温臣安祿樂
 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
 殺入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各當寒而
 奧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
 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
伯來戰于郎十一年與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
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郎
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
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並在
十四年今此云十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
 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
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
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為祭
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長養同類不明善惡
公再與諸侯伐鄭謀納厲公

禮記卷之二十一

劉敞曰劉向自謂入朝取報也非也

茅坤曰覽于周秦而人之明鑒如此

之罰也師古曰言桓篡立與志董仲舒以為象未人

不正陰失節也師古曰去人美氏通成公元年二月

無冰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

而炆陽作丘甲師古曰時宣公薨始劉向以為時公

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

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李

意此說非也師古曰非也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

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

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董仲舒

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

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求亂與鄭易邑背

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弑君

大夫孔父以弒木鼎廢公公會齊侯鄭伯于稷而平

魯朝宿之邑也而以與鄭明會成公時楚橫行中國

罰之以燠多而
三米其解春
秋之無米也皆
主內失黎庶外
失諸侯不敢誅
罰云云若斯而
已矣次至武帝
元封六年冬三
水而云先是遣
衛霍二將軍云
云按漢帝其武
功文德也如彼
其先猛後寬也
如此豈其有儒
弱凌遲之失而
無刑罰勘定之
功哉何得苟以
無米示灾便謂
與昔人同罪邪
隆按以上俱屬
傳語厥谷舒厥
又按此下俱屬
傳語時則有草
妖
劉知幾曰釐公
三十三年十二
月隕霜不斂草
成公五年梁山
崩七年饑鼠食
郊牛角劉向以
其後三家逐魯
昭公卒死于外
象案乾侯之出
事由季氏孟叔
二孫本所不預
况昭子以納君
不遂發憤而卒
論其義烈道貫
幽明定為忠臣
猶且無愧何乃
編諸逆黨耶
洪邁曰漢魏文
志自云桑穀共
生太戊以興鳴
雉魯武丁為
宗乃是本書所
言豈不可為明
證而翻以伏生
為謬何也

百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閱海內勤勞是歲遣博
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之困
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
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
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斂草劉歆以為草妖
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一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
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
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
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
遂顛權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三桓始世官
相繼為卿也師古曰謂父子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
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
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
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又
陟伊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之序也其書亡伊
都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
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
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
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
廬中不言據今尚書及諸傳記太戊卒子仲丁立卒
弟何宜申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
武丁立是為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
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
未詳其義也或既獲顯榮忘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
者伏生差謬也

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
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
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
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
之序也蜚古飛字雉音

工豆祖也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已殷賢臣假大也言先代不道

之王能正其事而災異銷也劉向以為雉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

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舉耳不野鳥居鼎

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

傳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巖立以為相作之

命三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於篇狄故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木沴作

見若是共御五福廼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御言恭已以禦災也下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

公三十二年十一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剥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

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

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

緩甚輿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疆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

室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冬水王木相故合胡故言相室相室者相王室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心厥蟲孽也

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木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

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

復生枝葉。畦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
 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
 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
 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
 宣帝。帝本名病也。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過九二爻。
辭也。梯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
 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
 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
 父也。故下云。高祖考。音讀曰。莽。莽。暴也。劉
 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
 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
 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
 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
 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

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
 民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山陽蒙茭鄉

社有大槐樹。師古曰。蒙縣名也。屬山陽郡。吏伐斷之

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

檮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檮樹似。眉
 樁。音丑。余反。檮音丑。倫反。眉

目頰皆具。亡髮。取象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

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頰髮

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

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

皆枯。三月。樹柞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乘正作淫。厥

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連續也。妃后有顯木。仆反。立斷。枯復

生。師古曰。顯。謂天子也。元帝永光二年

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椂。結大如彈丸。師古曰。椂。繞
 也。音居。糾反。平

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為一社。而
 民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山陽蒙茭鄉

社有大槐樹。師古曰。蒙縣名也。屬山陽郡。吏伐斷之

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

隆按此下俱屬
傳語時則有
蟲之孽而時則
有赤青赤祥亦
並應之云

劉秦世曰死于
丹徒者吳王濞
耳向說誤
茅坤曰白里為
黑主謂白主金
隆按分叙楚燕
之各于此又合
而並論之以著
其應云

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承光時京房易傳曰

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

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

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蠆不言來

者氣所生所謂蜚也師古曰此蜚謂負蠆也其為蟲

元年有蜚燕十八年有蠆蜚音鸛鶴言來者氣所致

所謂祥也鸛鶴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

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鸛鶴中國皆有依用官而言

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木亦巢

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早之

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

失眾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

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

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

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

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

無道師古曰戊楚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

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

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

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

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

鸛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且

謀為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

怨而謀逆俱有烏鸛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

之明表也燕一烏鸛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

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

茅坤曰河平元年載焚其巢而裁斃死傳引易之鳥焚其巢先啖後噉其証之甚屬明切已而飛燕卒以殺其後宮曹偉之子而飛燕被誅成帝卒以無嗣悲夫

茅坤曰披成帝時雖集于大行習札之庭又集于太常宗正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已而又集未央宮子竊以是時王太后稱制之始已而五

故丁烏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象

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

殺厥妖烏鵲鬪昭帝時有鵲鵲或曰禿鷲師古曰鵲也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掠水食魚因名禿鷲亦水鳥也鵲音大奚反鵲音胡鷲音

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水鳥色

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

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反注冠又以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

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容

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成帝河平元年二月

庚子泰山山梁谷有戴焚其巢師古曰戴也音緣男子孫通

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巖盡墮地中師古曰難

占然有三戴鵲燒死師古曰鳥子新生而樹大四圍

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

之類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

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

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

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

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宮

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于後號咷

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

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烏焚其舍鴻嘉二年三

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

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

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

疾以次擢權札
所謂臣督君無
禮之大者也故
集于博土習札
之庭又集太常
宗正太常禮官
宗正主宗室者
也所以明禮與
宗之將變亂也
又集大司馬車
騎將軍之府示
王氏之世大司
馬及車騎將軍
也又集未央宮
未央宮天子正
殿也所以示王
氏之篤漢也王
音之言雖悲然
亦謂之自坐于
椽棟之上而不
知者悲夫

其人各寵不記姓也流俗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
書本寵上軌加孫宗非也
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經
戴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土
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睚睚
師古曰睚睚也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
宗廟骨肉之宮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
雖入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
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
人於此姓故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
主為佞譎之計師古曰謂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
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譎而足師古曰足益公卿以下
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冷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
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

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決行流聞

師古曰言帝行多驕法醜惡流布聞於遠方也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

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

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

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

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

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

也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

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鷲

哺食至大俱飛去東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

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師古曰缶也近羊

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

隆按史記魯定
公一節屬傳語
時則有羊厥
第坤曰羊陰類
而歸者也自上
缶中得之者大

所以明示小人犯上而被拘繫之象也然則魯之拘于季氏季氏之拘于陽貨昭昭矣

劉知幾曰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云云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彭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隗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隆按以下屬傳語時則有赤青赤祥
茅坤曰雨血終只血象所謂伏尸流血是也

聽事

盧舜治日以聽論之耳納聽于

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日羊去野外而拘于生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師古曰寶玉謂夏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克竊之而入譚陽關以叛在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景公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元奔魯華臣奔陳華舍比奔衛師古曰據春秋命比奔在殺太子痤後而志總言先是未詳其意劉向以為時則火災赤青之明應也東虜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下垣所劉向以為赤青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長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恭王恢皆高帝子也建立非嗣謂立後宮美人子為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退王陵趙堯周昌師古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陵遷為太子實奪之相權高祖以趙堯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抵堯罪周昌為趙相趙王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二歲而薨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迫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僂天雨血師古曰僂古戮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

內者也見施明
于外者也明施
于外則為燠聰
納于內則為寒
寒水之性也受
天下之言而無
所不容故其德
聰聰之至則謀
謀則水得其性
故其休徵時寒
謀之反為急急
則水失其性故
其各徵常雨而
漢儒以聽為水
此僅得之

隆按以上引傳
語聽不聽之答
而釋之以下
歷者聽之是事
應

隆按誅過深處
疑有闕文

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
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
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
故其咎急也感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
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
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
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龜
則龜多出
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
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日寒
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入則多病耳者故有耳
病水色黑故有黑青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
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
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

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故籍秦以為驗
師古曰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
籍假借師古曰嫪毐或音居蚪反嫪姓也毒名也
不韋及嫪毐許慎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
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字不同且嫪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毒為
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
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緩迫近之變
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殺太
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狗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
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
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
雨雪及大雨雪陰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
為常雨屬貌不恭亦東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
厥異寒誅過深當與而寒盡去日亦為害害止不誅

漢書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九

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裴禽道人始去茲謂傷

日有道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

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子厥咎龍桓公八年十

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

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媚謂夫人

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桓不覺竊後與夫人俱如

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

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

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

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雪董仲舒以為公脅於

齊桓公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家見諸

霄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氣軌脅行專壹之政云昭公

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為婚

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母之

心生師古曰母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

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

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也京房易傳

曰夏雨雪戒臣為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

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

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

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

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

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

坐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

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

水冰

茅坤曰是時武帝外黜兵四夷而內則以國多盜賊遣直指使者持繡斧督捕盜賊而淮南巫蠱之獄坐死者前後十餘萬人安得不嚴冰以示戒

固當作因

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緒錢有告者以半昇之師古曰言改急刻也元帝建昭二年十月齊楚地

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博

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免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

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草不

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宜齊戒辟寢以深自責師古曰齊讀曰齋請皇后就宮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與隔同

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師古曰

不行臣言災異俞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也師古曰言雖欲無損其身不懷顧慮極陳計策關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

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木豆劉向

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

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

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

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師古曰以其事為一日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

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

漢書卷之二十七

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眾

伏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

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受誅茲謂三法厥災霜夏殺五

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

先雨廼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

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

謂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

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

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回應成帝即位顯坐作

威福誅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盛陽雨

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亦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

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師

日霰雨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

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

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

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

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

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

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者東門襄

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

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愆

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昭公二年大雨雹是時李

氏專權魯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

封三年十一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

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一尺五寸殺二十人蜚

劉知幾曰披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且述宣成二帝武

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爲信賴無所辨

洪邁曰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信

漢書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稱元郎每歲皆
書京曰建平同
年必錄此則標
舉年號詳略無
佳也
隆按以上屬傳
語殿各急殿罰
恒寒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故妖

鳥皆死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
成帝河平二年四月趙國雷雹大如芥蜚鳥死左傳

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葬殯
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

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
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

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遂要峭阨師古曰

日即今之以敗秦師匹馬觸輪無反者服虔曰觸音

獲師古曰觸音居宜反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所虜獲也謂晉

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

惡之效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文公本為秦所

被秦寇謂魯文公師古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師古曰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一月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師古曰秦伯伐晉取北徵

襄公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構難也哀帝建平二年

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
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師古曰延入而

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師古曰
拜皇帝延登親詔也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陞者謂
於陞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
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
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
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
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
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年十二楊雄亦
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疆毅多權謀宜將
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八月博玄坐為姦謀博
自殺玄減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
故自動若有音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

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日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罪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洮即今之洮州也明年有嫁毒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東房易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羣鬪是歲四將軍家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皇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族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田甲為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隆按以下屬傳
話時則有異音
以祥

崖儋耳郡也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干信都長五寸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二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十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曰螽即今之蝗也音之庸反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一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一國宋鄭也宋以御鼎廢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負蠶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蜚音扶味反蠶音煩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青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是時嚴公

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

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稟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

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

辜師古曰謂二叔也董仲舒指略同釐公十五年八

月螽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綠陵師古曰

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是

歲復以兵車為牲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

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諸侯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兵比三

年在外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

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有暴虐

賦斂之應師古曰謂昭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

下皆合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二世謂襄

取於國之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

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

公伐邾取須朐城部師古曰須朐邾邑部魯邑宣公

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師古曰莒

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謂四年秋及五年春公

十二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歸父東門

父讀十五年秋螽宣王執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

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

公衛侯鄭伯齊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

朝七年邾子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哀公十二年

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言劉向以為春用

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二螽虐取

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公星既

伏螽蟊皆異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
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

也宣公十五年冬螽生師古曰爾雅曰螽蟊謂說者以爲螽蟊之類螽音蒲北反
音徒高反劉歆以爲螽蟊蠹之有翼者孟康曰螽蟊食

穀爲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爲螽蟊始生也一曰
螽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

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
利故應是而螽生屬蠹蟲之孽景帝中三年秋螽先

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軍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
不害武帝元光五年秋螽六年夏螽先是五將軍衆

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西下騎將軍公孫敖出代
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也

元鼎五年秋螽是歲四將軍征南越及西南夷師古曰

馳義侯遺將巴蜀罪人發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
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元封六年秋螽先是兩將軍

黎汶山郡凡十四郡征朝鮮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開三郡師古曰武

紀云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太初元年夏

蝗從東方至敦煌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
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

是一年三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二年貳
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一萬人征和三年貳

師七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
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
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
立而唬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爲近豕禍也先
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公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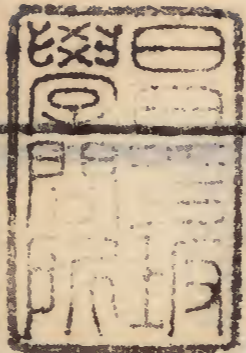
從按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承斷

寫

陰按以下屬傳
語惟人涉及

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繼之古師
曰無知信公弟夷仲年之子也無知帥怨恨之徒攻
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信公無知帥怨恨之徒攻
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襄居其戶間足見
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履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
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師古曰
豕之牢也都竈悉炊之街其舖六七枚置殿前師古曰
太竈也國音胡頓反街其舖六七枚置殿前師古曰
釜字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甲與長公主左將
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
而敗竈陳舖於庭舖竈將不用宮室將廢廢也燕王
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
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鬪將毀王宮
劉向以為近火冷豕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
可長民者不崇數不墮山不防川不費澤師古曰

長也崇聚也數謂澤之無水者墮
毀也防止也竇穴也墮音火規反今吾執政毋乃有
所礙而灑天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使至于爭明臣贊
水道也師古曰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母乃不可師
曰明謂神靈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母乃不可師
日言為欲防固王宮使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
承不得毀故過飾一川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
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此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
也師古曰穀洛皆木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
也是時世卿專權僭括將有篡殺之謀師古曰僭括
王之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如靈王覺寤臣
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王覺寤臣
其失政師古曰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
嫚太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旗開僭括之言恐
繼任其私心塞坤擁下師古曰坤以逆水執而害鬼
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
二年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



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

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京房易傳曰太子

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

文教不行遂乃以厥異水鬪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

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

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

鞅為政以棄灰於道必墮人墮人必鬪故周密而刑

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

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

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

夏都安邑即河東也殷都朝歌秦居渭陽而渭水數

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酒于酒淫于色

賢人替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漢書評林卷之

二十七中

